

龍虎

千里求医

陈青云著

(中)



团结出版社

龙 虎 至 尊 令

陈青云 著

(二)

团 结 出 版 社

第九章 千里求医

群雄见到目中无人的易金蝉终于臣服，死心塌地的追随谢斑驻；一场血腥纷争，非但化解于无形，而且还致使闾坛同心同德。众人对谢斑驻钦服之意，越发加深了几层。数百个喉咙高呼道：“弥勒降生，明王出世。……弥勒降生，明王出世。”

众人嘶声高喊，呼声洪亮已极，连铁塔中的窗棂，都被震得嘎嘎作响。

蓦然之间，只见一名青衣妇人倏地出现在塔前空地。

谢斑驻眨眨眼睛，只见那妇人全身一片青色；身着青色紧身衣裤，脸上肤色青得发紫，就连头发也泛着青天的蓝色。

他心中一乐，笑道：“这妇人一定是三餐不济，饿得头晕脑胀，才会全身发青。”

忽见易金蝉惊惶失色，说道：“谢公子，快别乱说。这妇人乃是本教两大护法中的青衣护法，待会你可不得对她失礼。”

谢斑驻拍拍脑袋，伸了伸舌头，心道：“当护法很了不起么？充其量不过是作看门狗，供人使唤而已，竟然要老子不得对她失礼！”

只见那青衣护法身手矫健，俄顷之间，便来到众人面前。

她看了红夷大炮一眼，又抬头眺望铁塔，忽地脸色一变，铁青着脸说道：“你们炮轰铁塔，想造反么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；生怕他们同室操戈之事，传到教主耳中，必然又会掀起一场风暴。

只见谢斑驻摸着脑袋说道：“这位年轻貌美的姑娘，你天赋聪颖，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你到这儿不过片刻，就知道铁塔是给大炮轰掉的，在下真是佩服之极！”说着抱拳一揖，露出不胜敬仰的神情。

几位舵主情知两大护法生性冷峻，不苟言笑，听见谢斑驻言语轻佻，都倒抽一口冷气，不知青衣护法将如何大发雷霆。

却见青衣护法嘴角忽地露出一丝笑意，笑骂道：“你这小家伙好生无礼，以后记得叫我‘青衣护法’，不得再随意称呼。……你拐弯绕角的说了一大堆废话，究竟想告诉本护法什么事？”

青衣护法年逾四旬，加以脸色泛青，自然没有半分姿色；然而听见谢斑驻赞她貌美聪明，心中仍然受用无穷，紧绷的面孔不觉松弛下来。

谢斑驻眼见一番谄媚奏效，连忙说道：“是，是，在下遵命。属下刚才说的并不是废话，而是想禀告护法铁塔被轰的原委。”

轻拍脑袋，又道：“几天之前，四川分舵主易金蝉从西洋鬼子手中，抢夺了两尊红夷大炮。不过，他空有两尊大炮，却不知威力是大是小，心中好生纳闷。于是他今天就在此处试炮，结果呱呱叫，蹦蹦跳，大炮威力果然惊人；砰砰两炮就轰掉了两层铁塔。……咱们白莲教鸿运当头，有了红夷大炮之后，就可以所向无敌了。”

他说完之后，心中得意非常：“也不知怎地，老子扯谎

的本领竟会愈来愈高强，而且简直比内功修为还要精湛。……想必是老子太过聪明了，想要勉强装痴作傻，也自不行。”

只见青衣护法脸色木然，问易金蝉道：“事情经过真是如此么？”

易金蝉心中一怔，嗫嚅道：“没……没错。”

青衣护法板起脸孔道：“好吧！这件事暂且搁下。……哼，你们胆子愈来愈大啦，趁着教主玉体违和，两坛人马竟然内哄起来。听说还杀得你死我活，伤亡无数。是也不是？……这件事情，教主已经知道了。她派我下山，便是通知你们几名舵主，火速赶往太行山总舵，听候发落。”

三位舵主听了都觉惊惧万分，连连打了几个寒噤，仿佛心头被人泼了一桶冷水。

谢斑驻却毫不在乎，应允道：“没问题，咱们一定尽快赶回总舵。”

王衍低声道：“咱们还得设法加害宋击筑，哪能这么快就回到总舵？”

谢斑驻低声应道：“咱们可以两路同时进行，一边害人，一边赶路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误事的。”

青衣护法心中疑惑，指着谢斑驻问道：“这家伙究竟是谁？何以你们几名舵主都听从他的话？”

张带砺抢着说道：“这位谢公子乃是我们煮鹤坛第一人，我们已经决定推他为坛主了。”

青衣护法鼻孔“哼”的一声，冷森道：“坛主人选为何，乃是由教主来定夺，你们须知不得擅作主张。嘿嘿，本护法话就说到这里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！”说完之后，倏地转身，飘然离去。

宋击筑、白玉盏二人，自从脱离坟场，逃过一场祝融之灾以后，便一路朝仙霞岭进发。

两人为避免白莲教偷袭，于是弃马步行，耽搁了不少时辰。

不一日来到信江河岸。只见江面颇宽，江上烟波浩渺，景致宜人。

白玉盏凝视江水片刻，展颜喜道：“渡过信江，便是仙霞岭了。今天是八月十五，离毒药发作的期限还有一天多的光阴，时间充裕得紧，看来你的小命有救了。”

宋击筑中了“呕心沥血散”之毒，气喘一天重似一天，只觉心头扑扑乱跳，似乎不住在胸膛上捶打。他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咱们该怎么渡河？可别教我泅水过去喔！我半点水性也不识的。”

白玉盏噗嗤笑道：“谁让你游水过去呀？即使你很会游泳，眼下也不能这样浪费力气啊！咱们自然是坐渡船过河呀！”

伸手往右边一指，喜道：“你瞧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那儿不是有一艘渡船么？”

只见右首一艘方头渡船顺流飘来。白玉盏招手叫道：“船家，船家，我们要渡河！”

那船家乃是一名老汉，听见白玉盏招呼，立即摇橹靠岸。宋、白二人轻轻踏上船舷，只见船身不大，约莫可容纳十来人；然而船舱却造得不小，占据了船身的一大半。是以宋、白二人只能靠在船头上休息。

那船家虽已白发苍苍，身手倒还俐落。只见他十分卖力

的插梢，不过小半盏茶的工夫，渡船便已到江心。

白玉盏坐在船头，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仙霞岭并不大，明个儿咱们花一天的时间，决计可以找到‘三笑神医’的，那时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
宋击筑皱眉道：“我只担心‘三笑神医’不肯为我治病。这几天咱们忙着赶路，都没有心思去想骂人的话，真是糟糕透顶了。”

白玉盏笑道：“今天晚上咱们加把劲，仔细思量；我就不信花一个晚上的工夫，还想不出来。”

忽听一阵格斗之声，由船舱内里传了出来。

只听舱内一个粗声粗气的汉子正在说话：“他妈的，你今天再不从我，老子就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给拆下来。”

跟着是一个少妇开口：“放屁，老娘宁可死，也不愿从你。”

只听那汉子狞笑道：“嘿嘿，你不从也不行了。老子再也奈不住寂寞啦！”

紧接着“嘶”的一响，显然是衣帛撕裂之声。

宋击筑心头暗暗发怒，望了白玉盏一眼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贼人竟敢强行施暴，玷污良家妇女。我可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”一按腰际佩剑，就要闯入船舱。

白玉盏小嘴一扁，拦阻道：“你身中剧毒，自顾尚且无暇，怎能再强行出头？万一那贼人武艺高强，不是连你也带起遭殃么？”

宋击筑眉心紧皱，温道：“想不到咱们两的想法差距竟然这么大。你身为正派中人，难道可以见死不救么？这可不

是大丈夫的行径。”

白玉盞从没见他对自己如此大声说话，心头也自有气：“我执意阻拦你，也是为了你着想。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怒气冲冲的训人家一顿。”

当下大声道：“你想行侠仗义，也得量力而为呀！难道糊里糊涂的枉自送命，就算是英雄好汉么？……你既然想作大丈夫，那就得说话算数。你在坟场上头打赌输了，说过在求医途中，不能再插手管人闲事。你既然答允过我，眼下就不能节外生枝。”说着紧紧握住宋击筑手臂，不让他进入船舱。

只听舱内又发出一阵吱吱声响，似乎是竹床摇晃之声。跟着又听那少妇叫道：“救命！救命！”呼声悲惨，令人鼻酸。

宋击筑热血上涌，大声对白玉盞道：“我说过不管别人闲事。然而眼下这少妇贞节受污，事态紧迫，决计不是闲事。是以我出手救人，并非违约。”

伸手用力一挥，将白玉盞甩开；跟着右腿一踹，踢开船舱房门，叫道：“大胆奸贼，不得无礼。”

只见舱内极为华丽，与船只破旧的外观大相迳庭。

船舱右首摆了一张湘妃竹床，床缘的流苏帐幕已然掀开，床上一男一女滚作一团，衣衫不整，形容丑怪。

那汉子瞧见宋击筑闯入船舱，先是一怔，跟着怒发如雷，霍地跳起，骂道：“娘奶的皮，臭小子你找死么？贼忒兮兮的闯进老子房里干啥？”

宋击筑怒道：“你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，难道不觉可耻么？哼哼，亏你还恁地理直气壮！”

那汉子怒极反笑，说道：“老子和老婆亲热，难道也伤天害理么？莫非这世道变了，就是嫖自己老婆也不行？”

宋击筑高声怒道：“胡说八道。”伸手指着那少妇，又道：“她是你的妻子，何必要喊救命呢？”

那少妇容貌妖艳，体态丰腴。只见她一扭腰肢，挨近那汉子身边，“啞”的一声，在他面颊下亲了一吻。跟着对宋击筑媚笑道：“他是我老公，你干嘛不信呢？”

眼珠子在宋击筑身上打了几转，又笑道：“你这小伙子定然还没成亲。……我和老公又打又喊的，这样才能增进情趣。你不知道么？”

宋击筑怔在当场，瞠目不知所对，心中暗忖：“我一番好意闯将进来，没想到又大错特错了。”半晌嗫嚅说道：“对不住。在下……失礼了。”说着连连打躬作揖，以示歉意。

那粗豪汉子原本搂着少妇纤腰，一听宋击筑开口道歉，又自怒道：“娘奶的皮！你搅坏了老子的兴致，只说一声‘失礼’就能了帐么？”说着抢近宋击筑身前，双手五指箕张，一上一下，朝宋击筑身上抓去。

宋击筑心道：“我贸然闯入船舱，原本是我不对，可不能再拔剑伤人了。”于是拧身侧避，闪向左边。

不意那汉子变招迅捷，一抓落空，立即伸指抓向左侧。

宋击筑不肯拔剑出鞘，拳脚工夫又无过人之处；只觉胸口一紧，脚底虚浮，已被那汉子高举过顶，悬在半空中。暗道：“我适才对这汉子太也冒犯了。眼下既然给他捉住，不如就让他摔上一跤，以消他心头怒气吧！”

于是他丝毫不加反抗，打算任由那汉子泄恨。

只听那汉子喝道：“娘奶的皮！老子摔死你。”跟着双手猛力往下摔出。

宋击筑只觉身子蓦地下沉，砰的一声，摔在船板上。也不知究竟是他这一跤摔得过猛，还是船身造得太不坚实，他一跤跌下，竟然把船板撞破了一个大洞。

只听得“哗啦”之声不绝于耳，江水已然倒灌进来。

那粗豪汉子却大笑数声，道：“老子今天既然不能风流快活，索性击沉渡船，聊以解闷。”说着大刺刺的踏在船板上，踏没几下，船底立刻又破了一个大洞。

宋击筑不通水性，眼见江水源源灌入船舱，不由得心头发慌，急道：“你……别胡来呀！若是船沉了，大伙儿会一起没命的。”

那汉子朗声笑道：“我和老婆都是在江水里长大的，哪里那么容易淹死？”说着又抬脚而起，继续在船板上凿洞。

只听舱外船家惊呼道：“客官，你老在舱内发脾气也不打紧，就是别把老汉的船给砸沉啦！”

跟着又听白玉盏叫道：“筑哥，船快沉了，你赶紧走出船舱吧！咱俩在一块儿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宋击筑听她声音又惊又急，关注之情溢于言表，不禁暗暗自责，后悔先前对她厉声叱骂。正想扶壁站起，离开船舱；忽觉船身一阵摇晃，抬眼望去，原来那汉子又凿穿了一个大洞。江水汹涌而入，顷刻之间，已经淹没了头。跟着轰的一声巨音，渡船一股脑儿沉入江水之中。

宋击筑浸在水中，呼天不应，唤地不灵，心中惊惧已极，双手不住挥动，一个不小心，已然喝了好几口江水。

他情知困在船舱之内，只有死得更快。于是定了定神，

心中不似先前那么惊惶；夹手夹脚忙了半晌，方才从船底破洞窜离船舱。

他心头稍稍放松，吁了一口气。不意嘴巴才刚张开，江水便毫不留情的涌入口中。咕嘟、咕嘟几声，又喝了不少江水，只觉肚发胀，头发晕，心跳倏地急剧加速，噗通噗通乱响，似乎要撞破胸膛，脱离躯体。

此时他闭气良久，再也忍受不住，只觉身子逐渐下沉，似乎要坠入地狱之中。心中一凜，扭头往四面瞧去，仍然不见白玉盏伸手援救。不禁万念俱灰，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

等到再次醒转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。他张开双眼，朦胧望去，只见夕阳西照，尚未天黑，心头一块大石放下，想道：“幸而天色未晚，耽搁的时间不多，看来求医仍有望。”

宋击筑拍拍心口，欠身爬起，只见地上芳草如茵，原来适才正躺在草地上。

忽又听得幽幽咽咽的江水之声，他重又转身望去。只见自己已然来到信江对岸，仙霞岭就在眼前。不由得诧异然，心中一片迷惑。

怔了半晌，寻思：“莫非是我吉人天相，没入江水之后，非但没有淹死，反而给浪潮冲到对岸来了？……早知如此，先前就不用急着上渡船。只消纵身跃入江中，自然便能飘到对岸了，如此一来，反倒不会惹上许多麻烦。”

他自得其乐一番，忽地转念想道：“盏妹不知身在何处？她精通水性，应当没有危险，不过还是得先找着她再说。”

当下四处察看，打探白玉盏的下落。只见旷野无人，江

水自流，并无任何蛛丝马迹。

不知不觉走进了仙霞岭，只见岭上翁翁郁郁，一片青翠。这时天色愈来愈暗，已到掌灯时分，加以月光被树木遮住，因此山路甚为难行。

宋击筑独自摸黑，跌跌撞撞的找寻出路。蓦地听到不远处有人说话。只听说话之人哑着嗓门，怒喝：“好呀，今天总算给老子逮着啦，老子非砍死你不可！”

宋击筑一阵心惊，暗想：“莫非有人趁着天黑，在此劫财害命？不行，我非得上前相救不可。……先前我冒入船舱，闹出一场笑话；这次劫决计不会弄错了。”刷的一声，拔剑当胸，欺身向前。

正想开口叱骂“贼人”，劫见眼前立着一名年近花甲的老丈，双手执斧，弯身往下砍去。只听夺的一声，斧头砍入一株参天巨木之中。

只见那老丈眉花眼笑，花白的双眉连连扬起，笑道：“老汉今天把你给砍了，定然能卖上不少银两。”

宋击筑怔了一怔，哑然失笑道：“老丈，你刚才声明要砍死的，便是这株大树么？”

老丈点着头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

指着那株巨木道：“这株红桧卓然挺立，高大宏伟，乃是上好的木料。老汉找了好久，方才找到。若果不即时砍倒，万一给人先行砍走了，老汉不是后悔莫及么？”

宋击筑自悔猛浪，暗暗自责几声；想到白玉盏下落不明，心中焦灼万分，喃喃说道：“八月十五转眼即过？盏妹的行踪却兀自未卜，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那老樵夫忽地打趣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也太糊涂啦。瞧你

年纪也不小了，怎地连日子也能搞错？今天明明是八月十六，你怎么还以为是八月十五呢？”

宋击筑笑道：“老丈你真爱说笑。今天是八月十五，小可不会记错的。”

只见老樵夫板了板面孔，正色道：“老汉的胡子都白了，哪里会开少年人的玩笑呢？昨天乃是中秋佳节，老汉还抱着孙子，欣赏了一晚的月色；那么，你说今天是八月十五，还是八月十六呢？”

宋击筑见老樵夫神情肃然，不像是说笑的样子，心头不觉疑惑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怎地你我记忆中的日期竟会不同呢？”

凝神半晌，蓦地突发奇想：“我和盏妹从河南一路南下，迤迤来到江南，日子始终没有搞错；莫非是仙霞岭一带的风情特异，排算日期的法则与外地截然不同，是以才会相差一天呢？”

他边想边走，信步而行，不再理会那名年老樵夫。

不知不觉越过了森林，来到一条碎石路上。宋击筑心头疑窦犹未消去，不禁举头仰望夜空，只见明月高挂，微成下弦，不复是往年中秋时节圆如玉盘的景象。

他忽地遍体生寒，连连打了几个寒噤，心想：“怎地今晚月亮缺了一角，不像往年又圆又亮？难道今天当真是八月十六？难道仙霞岭一带，居民过的日子，与别处并无二致？”

他愈想愈是害怕，额角直冒冷汗，心中疑问更是纷至沓来：“我只不过昏迷了片刻，怎地倏然便过了一天呢？这一天之中，我又置身于何处呢？难道一直在江上漂流么？倘若

今天是八月十六，毒药发作之期不是转眼即到了么？眼下只剩不到一个时辰的光阴，教我去哪里找‘三笑神医’？难道仙霞岭这片荒凉之地，便是我宋击筑毙命之处？”

他心中悲愤莫名，哽咽了几声，低叫道：“怎地我无缘无故的，便少去了一天？若是在平时，就算少了十天也不打紧，为何在这紧要关头，偏偏让我一天的光阴，消失于无形？……这一天的光阴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正在望月长叹之际，忽地听见一阵轻柔的声音，隐约传来。只听那人低声念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小女子以一瓣心香，虔诚祷祝。祈求老天爷保佑小女子及时发现筑哥的行踪，以化解他身上的剧毒。只要筑哥能够安然无恙，便是让小女子即刻死去，我也毫无怨言。”

宋击筑听这声音极为熟悉，正是白玉盃所发出。心中又是惊喜，又是愧疚：“盃妹对我情深意重，我却一点不体恤她，时常惹她不满，真是不知好歹之极。”

正待发足狂奔，迎见白玉盃，蓦然之间，又想到毒发在即，性命难保，只觉心跳陡然加快数倍，跳动之声，如春雷乍动，如地裂山崩，交响于胸臆之间。

宋击筑知道劫数难逃，脚底一软，滚倒在地上。只觉一颗心不住膨胀，似乎化成一块巨石，直欲捶断肋骨，跳出胸膛，又觉心跳一上一下，大起大落，仿佛要沿着喉咙，从口中跃出。

他心中骇异达到极点，张口“呵、呵”叫了几声，发出无助的悲嚎。跟着一面猛力捶地，一面蜷身翻滚，希望能遏止胸中的痛楚。

忽听得一串细碎的脚步声，朝自己逼近。只见白玉盃飞

速抢进前来，蹲在他身旁，忧心忡忡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总算让我找着你了。筑哥，你是不是难过得紧？你忍耐一下，咱们即刻去找‘三笑神医’，那时就没事啦！”

原来白玉盏适才听见宋击筑哀声惨叫，顿时循声赶来。待见得宋击筑痛不欲生的模样，她自然心如刀割，怜惜万分，情知宋击筑体内毒性已然发作，绝无幸免之理，她仍然温言慰藉，以使心中舒坦。

宋击筑此刻倒在地上，只觉身体既燥热，全身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，忍痛说道：“盏妹，你别再安慰我了。眼下我大限已到，一时三刻之内，又如何找到神医？幸好，我临死之前还能见你最后一面，老天爷也算挺厚待我啦！”

白玉盏泪如雨下，伤心道：“筑哥，你别这么灰心。我不会眼睁睁的让你死去的。”

只见宋击筑忽地握住她双手，慢慢说道：“盏妹，我……有一个请求，你肯不肯答应我？”

白玉盏擦干眼泪，心知他想留下遗言，急道：“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尽管说出来。别说是一个请求而已，便是一千个、一万个，我也答应你。……倘若我一个人无法办到，我也会请爹爹帮你完成。”

宋击筑道：“这……件事极其容易，你一定做得到。”

白玉盏焦灼道：“你快点说啦！别再卖关子了。”

宋击筑吸了一口气，正待开口，忽觉喉头一甜，大叫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全身弹跳而起，哇哇两声，吐了满地鲜血，随后冬的摔倒在地面。

白玉盏红着眼眶，殷切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宋击筑只觉胸前有异物正逐渐蠕动，似乎心胀即将破腔

而出，高声道：“快按住我的胸口，别让心脏跳脱出来。”

白玉盞随即依言而行，双手紧紧按在他胸口上，只觉他胸前怦怦作响，心跳如同擂鼓一般。生怕他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就此撒手而去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心愿，快说出来吧！”

宋击筑浑身颤抖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从来都……没吻过你，现时只盼死前能亲你一下，好让我安心的死去。”

白玉盞双颊潮红，埋怨道：“你这人真不正经。眼下你危在旦夕，还有心情说这些轻薄话。”

宋击筑咳了几声，喘气道：“我不是说……轻薄话，而是诚心诚意的。难道你连我临死前的愿望，也不……答允么？”

白玉盞不愿宋击筑抱恨而终，对于他的请求，自然是千肯万肯；然而她心中羞赧已极，又不知如何开口应允，只得闭上双眼，以示默许。

宋击筑见她面上犹带泪痕，一张俏脸如梨花带雨，如杨葩吐艳；胸中一热，抱住她双肩，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。

只觉她俏脸嫩极柔极，宋击筑心中畅快万分，忽觉心跳逐渐缓和下来，不似先前万马奔腾一般的激烈。

宋击筑又是一阵迷惘，奇道：“怎地我的病又好了？”

白玉盞一摸他胸口，也觉他病情已然转好几分，适才焦虑之情蓦地化为喜悦，口中却道：“好呀，原来‘呕心沥血散’压根儿就还没发作，你却故意使诈，好乘机轻薄人家。”说着在他胸口轻轻捶了一拳。

宋击筑急道：“不是啊！我真没有讹你！”

白玉盞怕他一个心急，心跳又自加快起来，连忙道：

“我跟你说着玩的，你别当真啊！”扶起宋击筑，让他坐在地上，又问道：“眼下已是戌牌时分，毒药发作之期已过，怎地你还能安安稳稳的坐在这里？是不是你昨天又有什么奇遇，把体内剧毒暂时给压制住了。”

宋击筑道：“没有呀！我非但没有碰上奇遇，而且还平白的少了一天。”

白玉盏问道：“什么叫少了一天？”

宋击筑应道：“昨天我掉入江水之中，醒转以后已过了一天。然而这一天之内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，却连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你说奇不奇怪？”

白玉盏笑道：“你昏迷了一天，当然什么事也不知道呀！这有什么奇怪的。”

宋击筑茫然道：“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”沉吟良久，忽地叫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白玉盏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会昏迷一天，不省人事了么？”

宋击筑摇头道：“不是。我明白为什么毒药会突然被压制住了。”

白玉盏妙目射出澄澈的光芒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击筑霍地站起，欢然道：“那便是爱情的魔力。刚才我亲了你一下，只觉心旷神怡，四肢百骸无不舒畅。是以毒物暂时不发作，一定是给这股神奇的魔力克制住的。”

白玉盏俏脸一红，心中感到一丝甜意，口中却啐道：“油嘴滑舌，没半点正经。”说着纤腰一挺，站了起来。

只听宋击筑又说：“既然爱情的魔力无远弗届，犀利万分，那么，只要你肯让我多亲几下，说不定我体内的毒性，